




人文经典新丛书

世界第八奇迹

〔美〕李伯纳·J·兰德勒 阿瑞·魏拉奇 著
董绍明 译

超值优惠价
15元

译林出版社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世界第八奇迹

THE EIGHTH WONDER OF THE WORLD

(美)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 编
袁绍渊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第八奇迹 / (美)罗伯特·J·兰迪斯、苏珊·邓拉普编; 袁绍渊译、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10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书名原文: Deadly Allies

I. 世… II. ①兰…②邓…③袁… III. 侦探小说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8429号

Deadly Allies I

Copyright © 1992 Robert Randisi and Marilyn Wallac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第八奇迹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编 袁绍渊译

责任编辑: 潘自强

封面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三楼

电 话: 0756-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hs.net

E-mail: zhchs@zhchs.net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625 字数: 217千字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07-961-0/I-374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美国两家一流的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再次联手编辑了这本一流的短篇罪案小说选集第二辑。

自短篇罪案小说选集第一辑出版后,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和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宣布他们要共同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娱乐性侦探小说。该集中本杰明·舒茨的《玛丽,玛丽,把门关好》获得了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的埃德加奖和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的沙莫斯奖。另两篇(苏·格拉夫顿和洛伦·D·埃斯特曼的作品)获沙莫斯奖提名,一篇(马克斯·阿兰·柯林斯的作品)获埃德加奖提名。这是何等的成功!

读者从选集中获得的乐趣在于发现自己喜爱的作者的新作和写出自己喜爱作品的新作者。而最让编者激动的莫过于发现新的作家。我们非常乐于介绍新发现的人才: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学教授卡西·皮肯斯。她的第一篇作品《非习惯法》就是一个诙谐机智的完全南方式的故事,这篇作品消除了人们认为南卡罗莱纳州小镇律师的生活是平静无波的想法。

对于作家来说,短篇小说也有特殊的意义。那些习惯写系列作品的作家可以把写短篇小说作为一种不同形式的休假,换换口味,创造一些完全不同于他平时习惯了的人物,提出一些他平时忽略了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他那系列作品中的侦探关注一下瞬间出现的问题,这正是短篇小说的长处。给12位作家出同一个题目,他们便会写出12篇作品来,没有一篇是相同的。

在第二辑中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只是给每两位作家出一个相同的题目。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出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和美国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的作家们如何以他们独特的手法处理相同的题目。有时结果会出人意外，也许还会让人震惊，常常以生疏的形式显示熟悉的事物，有时还会让你开怀大笑。我们肯定能够给你消愁解闷。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

序

你得到金钱,我得到罪恶	芭芭拉·达马托	1
坏消息	马克辛·奥卡拉汉	19
洛斯特海岸	玛西娅·穆勒	41
黄雪	杰里迈亚·希利	66
世界第八奇迹	P·M·卡尔森	86
问君何所欲	萨拉·尚克曼	113
浪漫故事	约翰·卢茨	135
不方便店	马克斯·阿兰·柯林斯	160
圣水	费耶·凯勒曼	180
十一点钟的电影	S·J·罗瑞	207
滑流	洛伦·D·埃斯特曼	245
猩红热	简·格里普	262
非习惯法	卡西·皮肯斯	293
人行道上的裂缝	玛西娅·穆勒	313
女巫和她的猫	安东尼亚·弗雷泽	329
中央情报局的猪猡	莱斯·罗伯茨	343

芭芭拉·达马托是剧作家、小说家、犯罪学专家,还从事过舞台经理、刑事律师的调查员、驯虎演员的助手和外科护理员的工作。

她和丈夫安东尼·达马托合写的音乐剧曾在芝加哥和伦敦演出过。她用笔名马拉凯·布莱克发表的恐怖小说曾获得安东尼奖的提名。她那本讲犯罪的书《医生和谋杀之谜》曾改编为电视剧《未解之谜》并上演过。但她最有名的作品还是侦探小说——以芝加哥记者凯特·马萨拉为主人公的系列,其中最近的一本是《女强人》。

她还给芝加哥的警官们上侦探小说写作课。所以在《你得到金钱,我得到罪恶》中温迪城警察的生活那么真实而又不同寻常,也就不足为奇了。

你得到金钱,我得到罪恶

芭芭拉·达马托

第三班的十来个人围在点名室门外,扎成一堆。警察们不愿意早早地排队进去,低眉顺眼地坐在那里等着,相反地,他们到处闲逛,聊天,直到最后1分钟才一拥而入。帕特·图伊警官对这种情形总感到不快,认为不应该这样。图伊两臂抱在胸前,站在高高的窗下,不耐烦地看着。琥珀色的钠气街灯把斯塔特街的路面照得很亮,背后的暗影都泛出紫色。几片雪花悄悄飘下,在灯光下闪了几闪,然后就消失在黑暗中。

在大厅里,警察海勒姆·奎尔谈起密歇根州的一条河——佩尔马凯特河,每逢假日他就喜欢去那里,有时周末也去,去钓虹



鱒鱼。奎尔说,这是换一个与芝加哥不同的环境。警察斯坦利·米莱斯基说,“你可以拓下来留作纪念。”好像在议论什么文物之类的东西。接着诺姆·本尼斯讲了他最近的一件事,苏珊娜·玛丽亚·菲格罗娅讲了昨晚的经历。菲格罗娅是个精力充沛的矮个子白种女人,25岁。本尼斯是个健壮的黑种男人,比她大10岁。本尼斯已经干了12年警察,菲格罗娅才干了3年。本尼斯以她的教练自居,有时候她也这么想。

“那个杂货商,那个小个子韩国人,”本尼斯说,左肩靠在炉渣砖墙上,“他和他老婆有个秘密协定。她在楼上看孩子。他们店里没有报警器之类的东西。也许是嫌太贵,也许是他以为我们不会去,谁知道。如果有人抢劫,他就按一个按钮,楼上就响起来,可是店里听不见,他老婆就打电话叫警察。”

“所以,昨天晚上他看见两个样子很凶的人走进商店,身上挂着链子,黑皮衣背后印着恶魔,还有文身,就像对人说:‘请逮捕我。’他们无精打采地在店里闲逛,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杂货商吓坏了,就按了那个秘密按钮,楼上的老婆就叫了警察。菲格罗娅和我接到电话就赶了去,一路响着警笛,就像真发生了持枪抢劫案。我们冲进店里时,两个坏蛋正站在那里笑呢。”

“我最讨厌这种诡计。”米莱斯基说。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个家伙在看光盘,不知他是想租‘黄油’还是想租一张1美元的便宜片子。另一个正在‘恭喜恭喜’和健康麦片粥之间徘徊。店主不得不承认他们并未拔出枪来,我们搜了他们,身上没有枪。一个家伙还说:‘我知道你们是在执行公务,警官,不过我想,我的公民权也许受到了侵犯。’这就是你在乔利埃特受到的教育。另一个家伙则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

“理由!”菲格罗娅说。“我问你呢?”

“那时店主只好承认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却包围了那两个无辜的人和那个韩国人，那该死的铗子，他们只是来买香烟的。我们在店里看了看，韩国店主送给我一罐‘银河’，可惜我正在节食……”

“可以送给我嘛！”非格罗娅说。

“我们正要离开时，非格罗娅对我说：嗨！她指着那个无辜的人，我要承认，我什么问题都没看出来。”

“她说，‘我猜这家伙高5英尺10英寸，我们进来的时候，他的体重应该是140磅。可是现在看起来有170磅了。’她要是错了才见鬼呢！另一个家伙也增加了体重。”

“嘿！小伙子们，’我说，‘你们现在的感觉不同了吧！’

“他们撒腿就跑。我们追上去，把他们扑倒在地，你猜怎么样？他们的衬衫、夹克、裤子上的口袋和护身带里全塞得满满的。衬衫里是巧克力，已经都热乎了；夹克里是墨斗鱼罐头和牛排罐头，一个家伙的腰带里塞满了光盘。另一个家伙腰里硬邦邦的，原来是根黄瓜。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全是在我们和韩国店主谈话和在店里逛的时候偷的。你说有多糟？他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样的傻瓜了，我们会让他们装着价值200美元的东西走出商店？”

“好像他们差一点儿就成功了。”斯坦利·米莱斯基说。

“是的，如果非格罗娅不够警觉，他们可能就溜了。”

“你搜了他们，非格罗娅？”米莱斯基问。

海勒姆·奎尔说，“在身上摸个够，是吧？”

米莱斯基说，“搔他们的痒，让他们笑个够。”

奎尔说，“他们很难分出穿制服的警察是男是女。”

“是中性的，这就是芝加哥警察局。”米莱斯基道。

“你看起来真像个小伙子，只是矮一点儿。”

“算了吧,米莱斯基。”菲格罗娅挥了挥手,走进点名室。但是她明白他们说得对。除了那身藏青色的衬衫和裤子很难掩盖她那女性的臀部和胸部以外,制服的样式实在没有什么分别。而且芝加哥警察局里女警察的发型只有两种选择:留短发或者梳上去藏在帽子里。菲格罗娅现在只留了一个很短的马尾巴。

诺姆侧身坐在她身旁,说道,“别理那些家伙。”她表示谢谢,但心里仍然生气。

她很清楚这是她的敏感区。但是她不能让他们看出来他们能让她心烦意乱,否则他们就永远不会停止。菲格罗娅生长在一个半墨西哥半意大利的家庭,正如一个朋友说的:“天生的冷静平和,是不是?”老一辈的亲属重视女人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当苏珊娜决定去当警察时只有妹妹支持她。实际上别人都很害怕,因为他们认为那不是女性的职业。母亲说,“苏珊娜,你要变丑了。”她的墨西哥和意大利亲戚都认为从上到下带褶边的白色天主教礼服才是标准的女性服装。

苏珊娜自己虽然在姑妈姨妈、叔叔舅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等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决,但心里也犯嘀咕,怀疑自己选择的也许不是女人该过的生活。

也许她错了。但是,她进警察局一年后的离婚并未使她改变想法。她仍然认为自己好看,即使不算太漂亮,而且她喜欢这个工作,不愿意只做个家庭主妇。

点名照常进行。帕特·图伊警官是个高大强壮的女人,她给大家宣读了几件罪案,还读了一段伊利诺伊州的宪法,那是今天的课程。图伊把这段文字写在汽车分配表旁边的黑板上,叫了几个警察来讲解。芝加哥警察局对于警察的教育是相当认真的。

苏珊娜坐在那里一直是两臂抱在胸前,皱着眉,心里有些

烦。没有叫她,还算好。

当图伊下令让他们出去巡逻时,非格罗娅和本尼斯走出去,爬上那辆虽然老了点,但很可靠的警车,编号是1-33,意思是第1区,33号车。

非格罗娅开车。那充满阳刚之气的灯光、充满阳刚之气的收音机里的音乐和充满阳刚之气的仪表设备很快就使她的情绪好起来了。他们沿着密歇根大街走,经过芝加哥喜来东饭店和大厦、艺术院和一些最宝贵的湖边地界,然后转弯,穿过高架铁路下面,寻找藏在垃圾桶后面阴暗狭小地方的无家可归者,他们也许在睡觉,也许已经冻僵了。雪花继续在灯光下闪亮,落地后就开始融化。

出发后不到15分钟,11点31分,本尼斯和非格罗娅看见三个男人在南斯塔特街一个门道内挤在一起。其中一个显然比另两个穿得好。非格罗娅把车停在半个街区远处,把车顶灯熄灭,然后下了车,向那几个人走去,让他们吃了一惊。本尼斯则绕路从后面走过来。

5分钟后他们给调度员打电话。

本尼斯说：“1-33。”

“33,说吧!”

“我抓了三个贩毒的,要拘留,没地方放。请派一辆车帮忙送他们。”

米莱斯基今晚一个人当班,就帮助带走一个。非格罗娅和本尼斯在局里花了半个小时录口供,然后又出来巡逻。

“你抓人好像不太难。”非格罗娅说。

“那是些容易抓的笨鸭子。”

“就像从小孩子手里拿走一块糖果那样。”

“不过,对那些旧人事档案是件好事。”

调度员又呼叫：“1-33。”

苏珊娜回答：“33。”

“发现了第二辆违规停放的车。”

正在开车的诺姆转过车头。“看吧，一定是停在残疾人停车位。”

“我说是公共汽车站，赌一角钱。”

这时调度员又呼，“1-27。”

米莱斯基答，“27。”

“有辆车堵住了北拉什路 126 号的通道。”

“车号 1099。”

这时本尼斯和非格罗娅已经处理了那辆车，本尼斯赢了一角钱，因为确实是停在了残疾人车位，他们听见米莱斯基叫人把它拖走。

调度员又呼：“1-33。”

苏珊娜答，“33。”

“乡村俱乐部娱乐厅有骚乱，北富兰克林街 621 号。注意：富兰克林街北段 621 号。”

“104 组。”

“需要支援的时候通知我。好像是斗殴。酒吧服务员报警的。”

诺姆总是对苏珊娜说，警察主要的工作是使局势得到控制。当人们醉得太厉害，或者火气太大，或者太刁蛮，或者受到太大刺激，或者太难对付时，那就要警察来应付了。

苏珊娜走进乡村俱乐部的娱乐厅时怀着准备应付困难局面的情绪。

从寒冷的室外进去，苏珊娜感到扑面而来一阵热啤酒的气

味。乡村俱乐部也许真想办成乡村的样子,但是它的装饰更有西部气氛,而不像纳什维尔。一进门先看见一株树状仙人掌,是用绿色粗斜纹布做的,用黑线代表刺。它比诺姆还高。右侧酒吧上悬着一个长角牛头骨,墙上挂着一块纳瓦霍毛毯。屋内最里面是舞台,舞台两边用栏杆隔开。舞台上照得很亮。一个高台上摆着许多鼓,鼓手坐在后面,孤单寂寞,高台前也是栏杆。三个奇装异服的女人坐在高台边上鼓手旁边。前台有 20 英尺宽,15 英尺深,比舞厅和观众厅高出 3 英尺。

台中央扔着一个玻璃皮下注射器,在聚光灯下闪着光。

离诺姆和苏珊娜较近灯光较暗的观众区,人们在互相殴打,高声喊叫。非格罗娅看着他们,心想:哇!除了利维斯服装厂的发货车间以外,从来没有在这么小的地方见过这么多的斜纹布工装。有缀着金属星的,有缝着假钻石的,有带花边的,有开衩的,有红色的,甚至有闪着铝箔线光彩的。苏珊娜仔细看了看,有几个受伤的,一个鼻子流血,一个颧骨上划了一道口子,不停地流血,还有一个头顶打破了,血流如注。地板上四个男人按着一个满地打滚的家伙,其实他只是想滚而已,却动不了,只好尖叫着,满口污言秽语。酒吧侍者穿一件条纹衬衫和一件白围裙,送上几杯饮料。

诺姆和苏珊娜不用商量,他们早已配合默契了。诺姆在门道拿出手机呼叫急救人员,苏珊娜走上前去说道,“嗨!谁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女人道,“这个男人,是他在演唱,忽然……”

“他跳下台就向每个人大打出手。”颧骨上流血的人说。

“嗨,是你先向他吼的,你这家伙。”头顶打破的人说。

苏珊娜点点头,仔细查看那名歌手,他还在地上折腾。他穿着那种紧身的利维斯工装裤,他一边前俯后仰一边尖声叫喊,但

衣服太紧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膝盖够到胸口。他穿一件西部式的镶边皮马甲,比平常的要短,边上垂着穗子、绿松石和银饰。马甲下什么都没穿。没有衬衫,显露出胸腹和臂膀上发达的肌肉,皮肤上闪光的东西既不是油,也不是汗。苏珊娜想,东欧人喜欢这个。

本尼斯随后进来。“叫经理来。”他说。“我来照顾这小子。”

这里惟一个衣着正常的人是舞台经理,他站在比舞台低两个台阶的灯光板前。他立即过来回答苏珊娜的问题。她想,这个人好像喜欢一切按部就班,不愿意发生这种不愉快。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道。

“打了一架,我想是这样。”他说。

“谁闹事的?”

“主要是汉克。汉克挑起的。”

“我进来时看见牌上写着:‘汉克·本顿与忠诚、希望和善良’。”

“就是他。他长期在这里演出,很出名。”

“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发火吧?那边那个人说观众里有人侮辱了他。”

经理说,“啊!在那以前他的表演很滑稽,所以下面才起哄。”

“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这样的,通常他唱八支歌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唱八支歌。最后一支歌是:《你得到金钱快乐,我得到时间》。我想,那是他最拿手的。唱这支歌时他要我把这里的灯光全熄掉。”经理赶忙又说,“当然门口的灯不灭。那里的灯总亮着。我只灭室内的灯和台上的灯。这样他的前四个和弦是在黑暗中奏出的,他以为这样有戏剧性。然后灯光亮起,他很快地唱起来。效果一直很

好。直到……也许快结束了,他开始发出嗒嗒的怪叫。这可不在他平时的节目单里。然后他开始跳起滑稽的小步舞蹈,好像给歌曲增添一点笑料。可是观众不买账。我的意思是,我们这里不是演滑稽剧的,您明白吗?”

“好了。”非格罗娅说。

“于是有人说了句话,好像‘别再出丑了’之类。他就回骂他们。他们又回骂他。他把吉他扔下,跳到观众里就对每个人拳打脚踢起来。”

“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天晓得。”经理说。他指着注射器,“他一定扎了什么让他受不了的东西,对不对?”

“我想想,”她谨慎地说,“这东西动过吗?”

“自从灯亮后唱歌时起,它就一直在那里,没人动过。”

菲格罗娅开始怀疑是否汉克自己注射的,不论表面看来怎样。她很难想象汉克会自己把这个注射器带到台上来,同时,她总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头。菲格罗娅讨厌人说什么女性的直觉,但是她愿意相信“警察感觉”告诉她的:这里的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她观察着这帮观众。约有一半人围着汉克和救护人员,欣赏这场免费的表演。另一半抓紧时间多喝点酒,以抵御芝加哥冬季的寒气。没有人为汉克的不幸而悲伤。

经理说,“您可以把他抬走吗?我们俱乐部还有活动。”

“可是,没人唱了。”

“有后备的,可以凑合半个钟头。我可以再叫一个歌手来。”他苦笑。 “总不缺失业的歌手。”

苏珊娜指着鼓手旁边那三个女人说,“她们就是后备歌手吗?”显然是,不然她们是干什么的。

“是的。忠诚、希望和善良。”

“啊！这些演员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在演出里？不愉快？嫉妒？背后说坏话？您一定是说笑话吧？”

“说说看。”

“好吧！忠诚刚刚被伟大的汉克抛弃,我是指作为女友被抛弃。希望也快被汉克解雇了,因为他认为她不会唱。今天是她最后一晚了。善良想自己干,而且她也能干,她很棒,只是汉克用合同把她拴在这儿了。”

“希望没签合同吗？”

“签了,但是汉克说,‘去告我吧!’可是她没钱打官司,而且那样对她在事业上更不利,会被解雇。乡村歌手,更别说冒牌的乡村歌手。”他冷笑着说,“这个行业很小。汉克既有钱又有势。她越闹,知道的人越多。那个鼓手也对汉克恨之人骨。”

“为什么？”

“汉克抢了他的女友,然后又抛弃了,换了忠诚。现在把忠诚又甩了。”

“真够风流的,汉克。”

“顶尖的。”

“如果一个演员在台上演砸了会怎么样？”

“我们只能丢掉他。”

“谢谢。”

菲格罗娅穿过舞台走到三个女人面前。经过注射器时瞟了一眼,但是没有动它。观众里有个留小胡子的少年盯着它看。苏珊娜经过时对他低声说,“想都不要想去动它。”他缩了回去。注射器有4英寸长,算上针头有5英寸。离它几英尺远,在前舞台上,扔着一把银色的电吉他,是最新式的,几乎只有弦和一块

板。

菲格罗娅走到女人们面前,她从服装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演出的特色——感官刺激。

“你们都是谁?”她问。

“我是德洛里斯·迈克尔。”一个说。

“在戏里呢?”

“忠诚。”

忠诚穿一身紧身衣裤,是用看得透的白色网眼花纹弹力织物做的,从颈项到脚踝包得紧紧的,像涂了漆。在髌骨处围着一条两英寸宽的穗饰。菲格罗娅怀疑忠诚在这套紧身衣里面是否还有内衣,不想再盯着看了,不过她忽然意识到汉克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选择这套衣服。男性观众们将在整个演出期间议论这个问题。她穿着银色的高跟鞋。她的脸上浓妆艳抹——桃红色唇膏,淡蓝色眼睑,苍白的皮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中等长短、卷曲蓬松的黑色头发。

“嗨,嗨!”本尼斯喊着向苏珊娜走来,眼睛盯着忠诚。苏珊娜后退半步,有点不满。为了掩饰窘态,她环顾四周,看见救护人员正忙着。他们松开了汉克的利维斯工装的腰部,她感到这样做很好。

希望的姓名是洛勒莱·史密斯,全身闪着金光。她长得柔弱苗条,小小的乳房,全身金色,金色比基尼泳装,金色高跟鞋,闪着金光的短发,金色的皮肤。

“这是涂的颜料?”菲格罗娅问道,指着希望金色的大腿。

“不是。汉克要给我涂颜料,可是有人告诉我,如果涂上颜料,皮肤就不能呼吸,我就要死。实际上我涂的是油……”她用手指从膝盖划到臀部,显示那是油。菲格罗娅听见本尼斯在她身后发出哼哼的声音,“只要涂一点油,然后撒一点金粉,就沾上